



## 探访孙谦故居

□ 文/图 梁大智

沿着两旁缀满梨花的公路，我们来到文水县南安镇，探访孙谦故居。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，追忆这位文学巨匠的光辉一生，深切感受他扎根乡土、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。

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，我对孙谦的名字并不陌生，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上映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《泪痕》，一时间，由李谷一演唱的电影主题曲《心中的玫瑰》风靡全国。当时我正在学校读书，口琴是同学们主要的娱乐工具，而吹得最多的乐曲就是《心中的玫瑰》。想来也是那悠扬婉转的抒情曲调，格外适口琴演奏的缘故。这部由孙谦、马烽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原名《新来的县委书记》，后更名《泪痕》搬上银幕，由李仁堂、谢芳主演，很快轰动全国。该片讲述了金县的新任县委书记朱克实在广大群众支持下，排除重重阻力拨乱反正，为沉冤数年的老县委书记曹毅昭雪平反，使全县干部群众如释重负，全县生产阔步前进的故事。

驶入南安镇主街向东前行，再转入北巷，便抵达孙谦故居。孙谦故居是一座精致的四合小院，古朴雅致的门楼旁，悬挂着原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孟犁野题写的“孙谦纪念馆”匾额，五个大字笔力遒劲、矫若惊龙。孟犁野也是文水人，是新中国电影史研究泰斗。步入院内，院中央塑着一座孙谦半身铜像。满院草木葱茏、春意盎然，每一处景致都承载着对先生的深切缅怀。

整个纪念馆主要由两个展厅和一个电影厅组成。走进正房东间，土炕上摆着一个小炕桌和油灯，屋内还有一张书桌。1920年4月4日，孙谦就出生在这间房子里。由这间居室向西顺延的六间正房，辟为第一展厅，系统记录了孙谦“读书成长，投身革命”“延安学习，晋绥从文”“光荣使命，电影先锋”的成长历程，通过图片、实物、手稿等珍贵资料，全面展现了孙谦对文学艺术的卓越贡献和他波澜壮阔的光辉一生。

孙谦年幼时家贫，只读了四年初级小学。1937年，他毅然参加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，1938年在部队前锋剧社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0年，孙谦前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，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。1942年，他调到晋绥边区文联工作，并担任保德县三区文化部长，深入基层传播革命文化。1947年，他调入筹建中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任编剧，两年后调任中央电影

局创作室，开启了他的电影创作生涯，先后创作或担任编剧的电影有《农家乐》《光荣人家》《陕北民歌》《葡萄熟了的时候》《丰收》《夏天的故事》《谁是凶手》等，用镜头讲述时代故事。

西房三间是第二展厅，主题为“人民情怀，泥土芳香”。1957年，孙谦在山西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，他与马烽等人一同成为山西文学“山药蛋”派的主要成员，扎根农村、深入群众，创作了大量充满泥土气息、展现农村伟大变革的文学作品。他创作并担任编剧的电影还有《谁是被抛弃的人》《伤疤的故事》《万水千山》《大寨英雄谱》《山花》《泪痕》《咱们的退伍兵》《黄土坡的婆姨们》，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对人民的深情。1992年5月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孙谦“人民作家”称号，这是对他一生创作的最高肯定。

山药蛋派是中国当代小说流派之一，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，以赵树理为代表，主要作家还有马烽、西戎、李束为、孙谦、胡正等。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，有着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，深知农民的喜怒哀乐。山药蛋派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与说唱文学传统，以故事叙事为骨架，把人物、场景描写自然融入情节之中。结构恰当，层次分明，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和行动起来展现，善于选取内涵丰富的细节刻画人物、传递情感。其语言朴素凝练、通俗易懂，作品充满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，深受广大群众喜爱。

山药蛋派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就是通俗易懂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。我开始学习写作时，也阅读了大量山药蛋派的文学作品，出身农村的我，深受其影响。我刚开始发表的小说，便是刊登在《山西农民报》“一袋烟小说”栏目的农村题材作品《追粮路上》《老精头》等。而后，我写的《刘老爹的酒文化》《修庙》《羊娃》《王老六的半亩玉米地》《白条》《秧歌刘》《实话实说》《走出柳树湾》《错位接待》《爱喝酒的男人》等一批农村题材小说先后发表在《短篇小说》《山西文学》《小小小说月刊》《草原文艺》《延安文学》《红豆》《百花园》等刊物上，这些作品的创作都与阅读山药蛋派文学作品密不可分。2001年11月，当我从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罗杨手中接过全国首届“浩歌杯”乡土文学奖奖杯时，我深深感到，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，更是“山药蛋派”文学的荣

誉。因为“山药蛋派”是真正的乡土文学，我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，正是在山药蛋派文学的滋养下，才得以扎根乡土、打动人心。

1996年3月5日，孙谦因病逝世，享年76岁。依照他的遗愿，家人将其骨灰撒在山西省晋阳县大寨村虎头山上。他曾开玩笑地说，老陈一人在虎头山上孤寂，我去陪他说说话。前些年，我和朋友们去大寨参观，在虎头山上陈永贵墓不远处，看到了孙谦的墓碑，一块白刚玉碑上，刻着大寨村党总支、村委会悼念孙谦的文字：“铁肩挑起民间义，妙手绘出农家情，生前笔下英雄谱，身后大寨安忠魂。”短短二十八个字，道尽了孙谦的一生风骨与人民情怀。

故居院内一棵老枣树枝繁叶茂，仿佛仍在诉说孙谦儿时攀树摘枣的往事。那质朴的画面，藏着他家乡最深的眷恋。

院子的两间东房是电影厅，正循环放映着《著名作家孙谦》电视片，这里还能放映孙谦编剧的大部分影片。孙谦不仅是当代文学“山药蛋派”的主将，更是新中国初期最早的一批电影拓荒者、奠基人。他一生创作的剧本，有16部被搬上银幕。作品斩获金鸡奖、百花奖等多项殊荣，他本人也曾担任金鸡奖评委，用毕生心血为中国电影和文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影厅内还陈列着孙谦创作的各类电影海报，驻足凝视，我突然感到，《泪痕》中的朱克实身上，藏着许多孙谦的影子——那种待人的平易近和，干事的实事求是，甚至那种抽烟的姿态，都仿佛是孙谦本人的再现，那是他将自己的初心与坚守，悄悄融入了笔下的人物之中。

“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。”南安镇万亩梨花盛开的时节，整个乡镇都沉浸在瀛洲玉雨般的花海之中，洁白的梨花缀满枝头，美得让人沉醉。历代文人墨客钟爱梨花，只因它白得清纯、玉洁、无瑕，如雪一般晶莹；美而不娇，秀而不媚，倩而不俗，似玉一般纯洁，恰如孙谦的一生，淡泊名利、赤诚为民。

“木匠人家出俊郎，纷飞战火炼成钢。前锋剧社忠心展，鲁艺新堂赤胆藏。方俗千山勤沐雨，民歌一曲醉骄阳。村烟未散乡魂在，笑影犹闻土豆香。”孙谦对党的忠诚，对人民的深情，正如南安盛开的梨花那样纯洁、那样多情，以一生笔耕不辍，装点乡土山河，也照亮中国乡土文学与电影事业的前行之路。

走进孝义市李恩魁红色记忆展览馆，泛黄的老照片、斑驳的军功章、厚重的红色典籍……10万余件藏品串联起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，无声诉说着红色基因的传承。这是一位退伍老兵40余年的坚守，是多方合力浇灌出的红色文化之花。

各级党委、政府的重视，为红色传承筑牢根基。吕梁、孝义两级党委、政府将红色文化建设纳入发展规划，将展馆挂牌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给予政策指导与资源支持；新义街道推动与汾孝战役指挥部旧址共建红色展馆，规划打造吕梁一流、全省领先的展陈阵地，让红色阵地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同频共振。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，为红色传播注入活力。市三晋文化研究会、老促会吸纳李恩魁入会，政协委员捐赠文史资料，退役军人宣讲团联动开展活动，企业与乡贤提供场地、物资帮扶，形成了“人人传红色、人人守初心”的浓厚氛围。

个人的执着坚守，是红色传承的核心支撑。李恩魁以半生心血践行使命：借资办运输积累资金，企业利润悉数投入收藏；2003年起，全家同心协力，至今已建成12座展馆，接待超数十万人次；宣讲千余场次，走进许多农村、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，让红色故事走进千家万户。他无私奉献，坚守诠释着“为老兵尽义务”的初心。

这份坚守结出丰硕成果，收获多项荣誉。李恩魁先后获评山西省“红色文化传播优秀人物”“模范退役军人”，吕梁市“春风宣讲团”宣讲师，获“人民公仆”“传播红色文化优秀个人”等荣誉称号。

展馆的影响力与日俱增，成为吕梁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。它是历史的陈列馆，让党员干部接受党性洗礼，让青少年感悟初心使命，让群众汲取奋进力量。其特点鲜明：藏品丰富多元，分板块再现党史军史；讲解生动细致，李恩魁亲自上阵，让历史活起来；传播形式多样，巡展、共建、联动宣讲，让红色文化触达更广人群。

红色基因是精神火炬。李恩魁红色记忆展览馆的实践证明，党委、政府掌舵领航、社会各界同心聚力、个人坚守实干，才能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，赓续红色血脉，勇担时代使命，让信仰的光芒照亮前行之路。

##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信仰力量

——参观孝义市李恩魁红色记忆展览馆感想

□ 郭庆龙